



【书里书外】

一位真正的歌者

□李炳锋

春生先生终于把散文集推出来了,书名定为《四季随笔》。接到电话的一刹那,我感觉比自己出书还高兴。

作为有着几十年交情的老同事和志同道合的文友,我是了解他的。无论在单位从事公文写作,还是退休后从事文学创作,春生先生一贯是低调的,低调得就像秋天原野上那些沉甸甸的谷穗,场面上的事能不做则不做。退休后,除帮着老伴干好家务外,一天到晚就是潜心读书写作,极少抛头露面。所以,很多人称他为低调大师。可越是低调往往越是内涵丰富,越能得到人们的尊敬,用周三读书会文友韩双娇的话说:“官春生先生学养丰厚,思想通达,是不是大师的大师。”

在一起工作时,春生先生总是书不离手。无意中,他讲过一个周日读书的片段。周日,只要妻女外出,他就先用炒菜的锅做好满满的一锅卤子,早晨下面条吃一顿,待中午、晚上饿了,再把凉卤子浇到热面条上,凉热一兑正好可口,省时省力,这样能腾出时间多读点书。

起初,他是研究哲学的,书读多了,就有了写作的冲动,岁过五十推出了《俯仰天地间》一书,立即在圈内圈外引起了反响,一些观点可以说带有神性:“书写完了,不由地仰望天空。天空什么都没有,却曾什么都有过”“宇宙是无限永恒的黑寂存在。在渐老渐熟的人生中,我用直觉和有限的认知努力体验着宇宙,试图获得一个赖以生存空间的整体概念”“在生死问题上,死又比生更带有根本性”“人生处世,仅一个谦字便可以安身立命”“生活是实打实的事情,容不下丝毫的浪漫”“俗友可多可少,不交也罢”“望一望孩子那双企求的眼睛,仿佛读懂了婚姻的全部”……仔细读着他的书,我倏地明白,春生先生是有诗人潜质的,这样的人多么适合搞文学啊,于是劝他在网上开个博客,岂不可以拉动写作?一说,他思想上有顾虑,认为还是张扬为好;再劝,他终于动心,开始拥抱博客,当然以散文创作为主兼有哲学深思,点击量迅速突破五十多万。后又劝他参加我们的周三读书会,我说:“你读了这么多书,写了这么多文章,应该与他人共享,以更好地展现蕴涵的社会价值。”这时他已退休,像突然开窍似的点了点头,从此就郑重地走向了文学之路。用他的话说,可以自由地翱翔了,眼前的世界辽阔一新。他还说,不论是开博客还是走进读书会,是唤起我心底的使命感,有了使命感的人顾忌就少了。走进读书会,他很快就成了定海神针,所写所讲,令同学们折服。很多同学跟我说,能参加读书会,很大成分上是冲着官春生先生来的,欣赏他的散文,听他对其他作品的点评,皆是莫大的享受。就连这次推出散文集,他说不求别的,算是对读书会的回报。我笑了,为有这样的良师益友而笑,为世间有这样的真人而笑。

有时我思量,春生先生所写所讲是有真材实料的,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凭他的才学,凭他的表达能力,凭他的人格魅力肯定会征服所有人的。这是一种必然。

其实春生先生依然低调着,社会活动极少抛头露面,有些报刊向他约稿,大都拒绝,用他的话说:先让他们上吧。虽然低调,但先生丝毫不保守,在研读传统文化的同时,他还研究最时尚的通俗歌曲。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惬意的清晨》的散文,就是描述我们俩第一天听了歌第二天进行交流的场景,“通俗歌曲就是当代的唐诗宋词”的观点,我是率先从他那里听到的。所以说,一个拥抱时代的学者,思想永远是活跃的,心灵永远是通达的,境界永远是高远的。

答应出版散文集后,我重新登录“官春生的博客”,在这粉红色的文学平台上,标挂着先生近三百篇散文,我从头到尾地翻着,不时有博客管理中心标注的一个个“荐”字,每篇文章都不长,题目几乎都是两个字,“打鸟”“探亲”“记性”“海草”“黄叶”……简捷明快,不绕弯子,就像他做人做事的风格,自由翱翔,好不痛快。他的文章很少用华丽的词语,很少故弄玄虚,很少玩高大上,关注的皆是百姓日常,而恰恰是这些被人们忽略的日常却折射出人性的光芒,彰显出市井间的喜怒哀乐,体现出人间最美好的品位。它们犹如春秋过往的阳光、空气和风,每天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滋养着我们的生命。最难得的是,春生先生的文章是从来不提谁是谁非的,是没有概念化倾向的,而是通过人物、景物和情节的描述,让读者体味个中的滋味,完全是生活场景的白描,越嚼越有味道。

“胡乱摊开的编织袋上堆满了整齐明亮的果蔬菜。见我在挑,农民就劝,大姐不用挑,都是刚摘下来的。我说,我不是大姐,是爷们。农民说,都怨我,光注意你的手了,白嫩得不像个男人。俩人都笑了,笑声像阳光一样照进了周围人的眼。”这是散文《清晨》里的片段,他并没有写农人的甘苦,但通过一双手的对比,却深深地刺痛了读者的心,每每读来,很是过瘾。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在此就不一一列举。总之,先生用质朴精准的笔墨,讴歌尘土般的百姓,用精细的情节来描述他们的悲喜,用点点滴滴来叙述他们的四季冷暖。从小处写、往低处写。这就是文学的真经,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明白的道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春生先生的一句话,是我在读书会上经常借用的一句话:心有多静,学问就会有多深。每当想起这句话,内心很快就会安顿下来,就会去静静地读书、思考、写作。当今社会所谓的文人墨客不少,但真正能静下心来下苦功的又有几人?多半是追名逐利的浮躁之徒,尤其是文学是不会给人带来直接利益的,甚至永远不会带来利益,能在这条路苦苦坚守的,是多么弥足珍贵。而春生先生就是一位在文学之路上苦苦坚守的人,是一位认清了生活依然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位真正的歌者。

【大地风情】

老渤海,新滨州

□张鸿福

盛夏时节,到滨州参加由省作家协会和滨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渤海革命老区红色作品创作采风活动。

渤海区是1944年1月由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而成,西枕津浦铁路,东北濒临渤海,北到天津南,南接胶济铁路西段,下辖40余个县、市,鼎盛时期人口达1114万,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如今的滨州市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因为渤海区的党政军机关驻在这里,可以说滨州是当年渤海区的中心和腹地。

多年关注红色文化,渤海区这个概念我并不陌生。一天多的时间,紧锣密鼓参观了渤海革命老区纪念馆、渤海革命老区机关旧址、博兴陈户烈士纪念馆、博兴高渡革命历史纪念馆,还参加了《渤海魂》纪念碑作品研讨会,我发现自己对渤海区了解得太少了,更为自己的误会而抱愧。

我曾经参与过鲁中抗日展览馆的建设,对鲁中抗日的艰苦和惨烈比较了解,没想到渤海区也发生过那么多的战事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原来,这里也有“刘胡兰”,也有“王二小”,也有“红嫂”,也有夫子同战死,兄弟共赴难,也有地雷战、地道战。渤海革命老区纪念馆里有一道长长的碑廊,每一块石碑上,都密密麻麻地刻着烈士的名字。一个名字,只占一个成人拇指的空间。对瞻仰者而言,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对一个家庭而言,意味着父母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甚至是一个家庭的破灭。

滨州的一位作家告诉我,还有一些烈士连名字也未刻到碑上。他就知道这么一位。这位烈士是地下党,但他的身份连亲属也不知道。他是悄悄地参加了革命队伍,家人也只是听说有人在咱们的队伍上见过他。但有人说他投了国民党,还有的说他投了伪军。后来是杳无音讯。家人也曾经受过牵累,但他们坚信自己的亲人绝对不会投敌。几年前,他们从一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见到了亲人的名字,辗转找到这位老同志。老同志已经有些小脑萎缩,话都说不太明白。一说到当年救过他一命的老战友,他就热泪横流。但是,仅凭他的一家之言,想证明烈士的身份也不容易。何况,不久这位老同志也去世了,家人也只好放弃了为亲人找回烈士荣誉的念头。

做出了牺牲而不能证明,这样的牺牲让人喟然,也更让人崇敬。

参观后我才知道,在解放战争期间,渤海区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参军17.2万人,支前民工81.98万;支前粮食12.7亿斤,调用牲口97.8万头,支前大小车128万次,长度可达2000公里。原来,这里也曾经“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个儿郎上战场!”陈毅曾经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这浩浩荡荡的车队里,相当一部分来自渤海区。

渤海区不是没有好故事,缺乏讲述;渤海区不是没有亮点,缺乏发现。真该好好写一部《发现渤海》。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曾经参与过鲁中抗日展览馆的筹建,和材料组的同志走遍了鲁中区所涉及的7个

市20多个区县,重要的红色展馆几乎都参观学习过。这期间我发现有些内容“千篇一律”的问题。这次参观渤海区红色展馆,再次发现了这一“问题”。

比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东省委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各地发动武装起义;比如,1937年底前后,山东省领导全省各地发动武装起义10余次,掀起了山东民众抗日的高潮;再比如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汇报工作,党中央决定派干部到山东;1938年9月29日,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派兵去山东”的决定,随后,115师主力进入山东;再比如,徐向前在山东期间,骑着高头大马的那幅照片,我在好几个地方看到过。

这些“千篇一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参观渤海革命老区红色展馆,又发现了这一点,尤其是徐向前骑马的照片,至少在两个地方看到过。《联合日报》专题部主任王川和我谈采风的感受,我说到了发现的“千篇一律”,而且忽然顿悟,多个红色资源地出现这种现象,正是说明了山东各地抗日工作是在山东省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这些重大事件,对全省都产生了影响;而山东的抗日工作又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忽然“发现”了这一点,我很激动,和王川主任谈得很热烈。正是因为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才凝聚起磅礴的力量,成为抗日中流砥柱,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在革命年代如此,在建设和改革发展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上世纪90年代末,我曾经随团到滨州考察过,眨眼间已经二十多年了。这次到滨州来,完全不是印象里的滨州市了。初入市区,印象最深的是舒朗、大气,有高楼大厦,但不挤做一团;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工人文化宫,都很气派,很有现代气息;道路宽阔,两边绿化水平高;水面多,好像到了江南。我们住的地方,出门就是一大片水面,水面上有很长的桥,架到水中央,桥上有座椅,落座休息,有凉风,有水气,是盛夏消暑的好去处。水中岛上,岸边,有徽派风格的建筑,高高的马头墙,白墙黛瓦,疑是江南水乡。

滨州的朋友说,我们住的地方在城西北,还不是最繁华的地方。这让我对滨州城,更有了一份期待,但行程匆匆,并没有专门安排观光,是真正的浮光掠影。

除了红色资源,我们参观了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这是一个产教融合型、实业创新型城市核心平台,他们要做的是“企业不愿做、政府不好做、科研人员不敢做”的事情,一期工程已经完成,130多家科技研发、服务机构陆续入驻。在产品展厅里,有轻量化铝新材料产品,有广泛用于汽车、船舶、工程动力机械的活塞,有用于高铁、地铁的新材料,有玉米深加工系列产品和高科技含量的纺织产品等。我们还参观了魏桥国科,这里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有生产基地、研发机构,更有一个集七大方向教学、研究及产业化一体的科教园,前景很让人激动和期待。我们感受到了滨州人正在紧跟全省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为加快发展蓄能“只争朝夕”。